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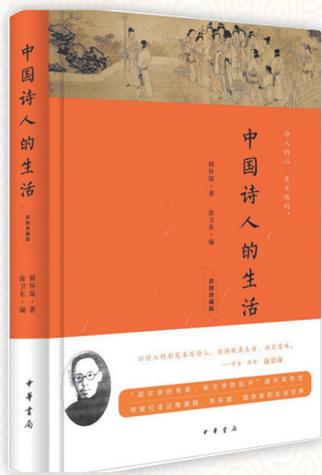
坐拥书城

天真自在是本心

——读《中国诗人的生活》有感

□宋利平

诗人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，一般人以为是孤傲清高、不食人间烟火的。许多文字、影像也或多或少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。《中国诗人的生活》(胡怀琛著，中华书局2020年第一版)则提供了不同的视角。这本书写于民国时期，从诗人的作品入手，研究分析了陶渊明、苏轼、陆游的职场、家庭、性格、文学作品等，力图还原一个诗人作为人的本来面目。他们一样要吃饭穿衣，一样有功利名禄之欲，一样有喜乐忧愁。但区别在于，除了有文学才华，他们热情敏感，有想象力，有真性情。把这三位诗人放在一起介绍，我以为很有意义。因为他们的共同特征在于：天真自在是本心。



不一样。

陶渊明有《饮酒诗》二十首，他在序中自云：“偶有名酒，无夕不饮，顾影独尽，忽焉复醉。”在《五柳先生传》中说：“性嗜酒，家贫不能常得。”在《归园田居》中说：“漉我新熟酒，只鸡招近局。”但渊明也爱菊，是把菊花泡在酒中喝，“秋菊有佳色，裛露掇其英”。陶渊明喝的是平民的酒，内心是自在放松的，“相见无杂言，但道桑麻长”。

苏轼自言好饮酒，但量有限。“予虽饮酒不多，然而日欲把盏为乐，殆不可一日无此君。”他的酒“半酣味尤长”。从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“酒酣胸胆尚开张”“但把清尊断送秋”“自漉疏巾邀醉客”“诗酒趁年华”“我欲醉眠芳草”“夜饮东坡醒复醉”“花前对酒不忍触”到“酒贱常愁客少……把盏凄然北望”，苏轼的酒和仕途的飘零奔波、人生的忧思起伏连在一起，这酒就时而浓烈，时而凄苦，时而郁闷，还有许多忧思无奈。当然，能闻到鲈鱼、猪肉和青竹的味道，自然还有一些禅机。苏轼也酿酒，著有《东坡酒经》，“官酷又恶又贵，遂不免自酤”。他在黄州酿过蜂蜜酒，在惠州酿过罗浮春，“三山咫尺不归去，一杯付与罗浮春”。

“取酒起酹酌”“兴来买尽市桥酒”。陆游性格耿直，他自题别号放翁，据说有放荡不拘礼法之意。观其一生，爱国是主基调，恢复中原是永久的志向。他是好酒的，因为喝酒，还被贬官罢职，当然这都是政客打击他的借口，但自带浩然酒风，却不假，有诗为证，《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》《对酒》《江楼吹笛饮酒大醉中作》《楼上醉书》《三江舟中大醉作》《醉歌》等。陆游致仕后，回到家乡，一面领着“祠禄”维持生活，一面藉农耕桑植补助，看书、作诗、养花、抱着孙子晒太阳，所以，他的酒终是闲适的味道，“掘得苾苾炊正熟，一杯苦劝护寒归”。他自己也酿酒，《新酿熟小饮二首》中有“玉船潋潋酌鹅黄，菊欲残时抵死香”“篱菊犹堪采落英，一尊玉盞酿初成”，色香味都有，看来陆游的酿酒水平是高的。陶渊明经常饥寒贫苦，苏轼也囊中羞涩，都有买不起酒的时候，陆游则不缺酒。

诗人大都有书斋，哪怕茅舍半间，促狭一角；既有书斋，就有雅号，这三位也不例外。

陶渊明的书斋为“归去来馆”，源自他作的《归去来兮辞》，又名“五柳馆”，因他的宅边有五棵柳，他就自号“五柳先生”。“归去来馆”在他的家乡——江西九江。在此，陶渊明留下了《归园田居》五首、《饮酒》二十首、《杂诗》十二首、《读山海经》十三首、《停云》四首等名篇，自然还有《归去来兮辞》《桃花源记》。

苏轼的书斋应该很多，因为命运驱使，漂泊无定。雪堂是被贬黄州所建的草屋数间，因在大雪时建成，画雪景于四壁，故名“雪堂”。这儿是他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黄金期，共写了750余篇(首)诗词、歌赋、文札，脍炙人口的有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和《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，游记《记承天寺夜游》，书法《黄州寒食帖》。

陆游的第一个书斋取名“烟艇”，当时他初入仕途，在“仕”和“隐”之间矛盾。陆游还有一个书斋叫“可斋”，并作诗一首回答“书室名可斋，或问其义，作诗告之”，诗云“得福常廉祸自轻，坦然无媿也无惊，平生秘诀今相付，只问君心可处行”。赋闲后，陆游的书斋叫“老学庵”，语自“师旷老而学犹秉烛夜行”。陆游乐在其中，“万卷古今消永日，一窗昏晓送流年”，八十五岁还在写作。他的作品很多，除过诗稿外，还有文集、词稿、笔记、六卷题跋，晚年的作品有《老学庵笔记》十卷等。

四

如果按时间排序，三位诗人中陶渊明是东晋，苏轼是北宋，陆游属于南宋时期。推算下来，陶渊明比苏轼早出生609年，比陆游早近700年，但文字和思想往往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。

苏轼是陶渊明的超级“粉丝”。他说“吾于诗人，无所甚好，独好渊明之诗”，评价陶诗“质而实绮，癯而实腴”，曾作《和陶归去来兮辞》《和陶饮酒二十首》《和陶归田园居六首》《和陶拟古九首》。这些并不仅仅是文采和韵律的模仿唱和，更主要是高山流水，声气相通。苏轼欣赏陶渊明淡泊名利、回归自然的人生态度。他说：“然吾于渊明，岂独好其诗也哉！如其为人，实有感焉。”

陆游在十三四岁，就读过陶渊明的诗，他在《跋陶渊明集》中云“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，因取读之，欣然会心”，甚至“读诗方乐，至夜，卒不就食”。当然，陆游对陶渊明也有疏离、亲近的过程，壮岁时对建功立业满怀热望，并不赞成陶渊明辞官归隐，曾有诗句：“行遍天涯身尚健，却嫌陶令爱吾庐。”晚年的陆游，陶诗是他重要的精神食粮，不仅经常读，甚至烂熟于心，“数行褚帖临窗学，一卷陶诗傍枕开”“柴荆终日无来客，赖有陶诗伴日长”。他不仅佩服陶渊明的诗歌艺术，更主要想和陶渊明一样，回归朴素自在的人生。

作家谈

文字记录好时光

□郭竹爱

冬日一大早站在自家阳台上，打开窗户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心里默默念叨，岁月流金，盛世丰年，一年的打拼换来了收获满满，一路或深或浅的脚印，渗透着心血汗水，蓄满了酸甜苦辣。

尽管窗外也有丝丝的风，清清的冷，微微的寒，但这种惬意，却是我的心甘情愿地体验感受，好似在梦中经历过。思绪顿时翻滚如潮，有一种置身新年的喜悦和舒畅。

一直在黄土地上劳作的老两口，平时喜欢读书看报，家里订了好几份报纸，一闲下来，便翻来看看。2018年，我们在《黄河晨报》上看到一篇题为《三改院门》的文章，那年是改革开放40年，报纸上征文庆祝也是纪念。

看了《三改院门》后，我心想我家院门也是忙活了好几次才算好，我是否能写出这样的文章。自16岁初中毕业，因家庭成分问题，我没能继续上学，参加了生产队劳动，一直到土地下放，我成为家中主要劳力。60多年来，我从没写过字、拿过笔，心里直打鼓：能写出来吗？抱着试试的想法写了一篇《我家门楼的变迁》，翻来覆去看了又看、改了又改，凭着原来在学校的作文功底，把我家门楼五次修改的情景实实在在地写了出来，让老伴提出问题。老伴说：“你写的都对哩！”他不知文章好与不好，我们坐在家中又不会给报社发送稿件，直到外孙女彤彤放暑假才帮忙寄了出去。

2018年8月20日，外孙下午打来电话告诉我：你写的文章在《黄河晨报》的“改革开放40年”征文栏目发表了。

第二天天黑时，我拿到报纸无比激动，心想终于可以表达自己对祖国和社会的感恩之情了。随后我又写了一篇《我的外公外婆》。外公外婆没有男孩，只有母亲一个女儿。我自三岁起就一直生活在外公外婆家，有不少特别的经历和感受。写好后，孙女又帮我寄给报社。让我高兴的是，9月19日星期三文章又见报了。这样，我的写作热情大大增加，越来越爱写，越写越顺手。要知道，那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，古稀之年，竟然开始了写作。

后来，夏县的一次戏剧大赛上，我碰巧遇到了我们村原来在运城艺校任校长的潘广民老师，经他介绍和王思恭老师相识。在这之前，我们老两口知道王老师在戏剧界名人，在报上看了他不少文章。第二天晚上，王老师为我们带了两本他的著作《河东戏剧的春天》《戏中关公》赠送给我们。

当天晚上看戏时，紧靠我座位的一位年轻人是报社的记者，自我介绍后，他小声问我：“您是不是写《我家门楼的变迁》与《我的外公外婆》的作者？”我笑着说：“不会写，才学着哩！”听到我投稿都是信件邮寄，年轻人说，以后文章写好了用手机拍下来发给他就行。我听了很高兴，就这样与报社建立了联系。

初写时真不懂小说、散文、通讯之类，心想王思恭老师写得多，懂得肯定多，与老伴商量想去向老师请教请教。一天下午，我和老伴到了王老师家，说明来意后，王老师热情招待，并耐心细致地讲了好多写作上的知识，真是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”。随后，我便写了《拜师王思恭》发表于报上，后来又有《洋马变电马》《红红的柿子浓浓的情》等发表。

发表不是目的，却能给作者最大的鼓舞。从那时起，我便如饥似渴地阅读书报，从中汲取营养。看了书里感人的画面我会流泪，一有好的题材，我便用心琢磨，书写成文章。从2018年到2023年的上半年，五年间，我在各报刊上竟发表了一二百篇文章。

2019年，我与老伴忙活了半年多，为我们王午村的锣鼓杂戏挖掘整理资料。当年7月1日，锣鼓杂戏《三战吕布虎牢关》在孙吉镇政府大院演出，11月在“我有拿手戏”群众文化优秀节目大赛演出，还拿了第一名。文章多了，孩子有心为我结集成书。在朋友的帮助下，出了一本《文字里的时光》，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我一个古稀之人圆了出书梦。

新的一年，我将要步入耄耋之年。“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”，但我对生活仍然热情满满。我要继续学习，好好阅读，努力写出更多作品，让夕阳因为写作更红更美。

一

无论是陶渊明，还是苏轼、陆游，都爱自然，不仅爱自然的山水，更是爱自然的本性——不受束缚、天真自由。他们常在显达和隐退之间撕扯。《桃花源记》是陶渊明的归隐，《居室记》《斋居书事》是陆游的田园，苏轼则早就有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的追求。那么，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，《中国诗人的生活》一书的封面有一句话，即“诗人的心，是不死的”。至于诗人的标准，陆游的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这样说：“衣上征尘杂酒痕，远游无处不销魂。此身合是诗人未？细雨骑驴入剑门。”

同一诗人的诗，前后对比，风格也会有很大变化，有时候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一人所作。这里面有环境、处境的影响，更是年龄和阅历的沉淀使然。大家知道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，辞官归隐，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。但他也有豪放的诗，如《读山海经》“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”；《咏荆轲》“君子死知己，提剑出燕京”“萧萧哀风逝，淡淡寒波生”。陆游在《夜读兵书》中云：“孤灯耿霜夕，穷山读兵书。平生万里心，执戈万年前。”如果说这是少年时的意气风发，那么，陆游在七十岁时仍有“僵卧孤村不自哀，尚思为国戍轮台。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”的壮志，甚至在弥留之际发出“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”的愤懑之声，这就是性格和责任驱使，与年龄无关。同样，苏轼的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”是何等的豪迈，但现实无奈，随着一次次打击，终英气消磨殆尽。如果说陶渊明和陆游的田园生活有主动追求的意境，苏轼的田园则处处羁绊，被动缠绕。

二

酒与诗人是须臾不可分离的。文人喝酒，既为得意时的欢欣，壮志在握的豪气，也为失意时的排遣，情感需要在醉意朦胧中找到宣泄的出口，手中之笔自然也就酣畅淋漓。陶渊明、苏轼、陆游都喜酒，留下许多饮酒的诗篇。同样是饮酒，滋味却

三